

詩 尔 斯 泰 傅

余 振 焜 譯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四月月初版

託爾斯泰傳 (全一冊)

實價國幣三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原著者 Charles Sarolea

譯者 余振焜

發行者 陸高誼

印刷者 世界書局

上海及各省 世界書局



發行所

本書負責校對者何衡孫

# 目次

第一章	託爾斯泰的孩提及弱冠時代	一
第二章	高加索	二三
第三章	克里米戰役	三四
第四章	戰事之後——彼刺堡時期	四四
第五章	學年和浪遊年的告終	五三
第六章	完婚——「戰爭與和平」	七四
第七章	託爾斯泰的轉變	八九
第八章	復萌芽	一二三
第九章	託爾斯泰是社會和政治的改造者	一三二
第十章	親臨夏斯拉夏·鮑婁安拉訪謁後的個人印象	一四六
第十一章	在夏斯拉夏·鮑婁安拉施行的一個外科手術	一五七
第十二章	託爾斯泰的遺著	一六三
第十三章	結局	一六九

# 託爾斯泰傳

## 第一章 託爾斯泰的孩提及弱冠時代

大凡著作家的個性，和產生著作的關係，大家均不一致。有些著作家是根本客觀的，他們似乎並不依賴環境，也不讓命運的偶發事件混亂現實的觀察。好比詩人莎士比亞對自己的作品，關係是遙遠超越的，甚至和造物主宰處於其所造的宇宙以外一般。我們讀過毛里藹（Molière）的名著，不會相信這位偉大的喜劇家，過的卻是一世的黯淡生活。我們如讀吉訶德先生傳（Don Quixote），也料不到西萬提斯（Cervantes）的一生，實是一則悠久的悲劇。

另外有些著作家是根本主觀的，倘對他們的性情和生平沒有絲毫的認識，即不能了解他們的著作。但丁（Dante）把他所嫌惡的人，形容在地獄之中，而把他所最中意和讚許的人，形容在天堂裏。類似的，哥德（Goethe）的詩，每篇含有卽事詩的性質（A Gelegenheitsgedicht）。維克多雨果（Victor Hugo）的每一篇詩，均自經驗而來的暗示或感觸，或是借以發洩自己的牢騷的。

託爾斯泰就把握住了這種主觀。所有他的著作中無不有他偉大的性格深印着，我不信再有別的著

作家能把他一生的事業和著作有如是密切的聯絡，甚至在他緊張而興奮的情形中，也不將他的遐想寫敘出來。一切都是他自己的實事，從他自己的經驗所發展出來的，以及他個性的反射。所以託爾斯泰開始他的文學活動，實即是自作傳記——也可以說，他所致力的工作，多數著作家卻放棄了。這種情形在他的晚年，在他的懺悔錄 (Confession) 裏，他更把他的靈魂赤裸裸地顯示給全世界，這些都可以證明他的一切著作均是傳記的性質。凡是他的英雄——歐登立夫 (Irtienief)，奧勒寧 (Olenine)，尼區羅道夫 (Nechudof)，婁虔 (Levine)，勃曹霍夫 (Bezoukhof)——無非皆是他自身千變萬化的寫照。如果他的小說是描寫人們生活的，也必和他自身的生活故事有多少直接的關連。他的侵略 (Raid)，他的哥薩克人 (Cossaks) 和他的撒物多波戰事記 (Sevastopol War Sketches)，就是他在高加索和克里米亞 (Crimea) 經驗中的第一次結果。他的家庭之樂 (Family Happiness) 是敘述他早年的愛情韻事，和發揮他對愛情和結婚的意見；當那英雄於提出婚約之後，他奉給他未婚妻一篇關於他狂暴的青年時代一切錯誤的自書懺悔狀，他的舉動和託爾斯泰自身所為，一般無二。於家庭之樂出版三年之後，便向蘇妮亞佩爾斯 (Sonia Behrs) 提出了婚約。再如戰爭與和平 (War and Peace) 則直是他族中大規模的編年錄。大羅斯託夫 (Elder Rostof) 是託爾斯泰自己的祖父，小羅斯託夫便是他自己的父親。蘇妮亞 (Sonia) 就是他的姨母泰希安娜 (Tatiana)，她曾兩次拒絕做他父親的妻子；奈泰歇羅斯託夫 (Natascha Rostof) 即是他的嫂子，泰希安娜佩爾斯 (Tatiana Behrs)，勃曹霍夫和婁虔是他自身組合的寫影。婁虔哥哥之死就是他自

己的哥哥狄米屈離 (Dimitri) 之死。在復活 (Resurrection) 裏，尼區羅道夫 (Nechudof) 一番出人意表的舉動，公認爲心理上不可能的，實卽是狄米屈離生命史上的一種紀念。和尼區羅特夫相似，狄米屈離娶的是一個娼婦。在戰爭與和平，安娜喀倫妮娜 (Anna Karenina) 和伊萬愛立夫之死 (Death of Ivan Ilyitch) 裏，所有醫學的背景，再如在克魯采蘇納他 (Kreutzer Sonata) 裏對醫生放肆的攻擊，都足以表明他藐視庸醫的醫術；也許這是他所抱的哲學心理，給一般使他受苦楚的醫生的相當報復。

因此託爾斯泰的一生，自開始到終結，不過做了他著作中源源不絕的資料，不自掩飾地宣示一切。近代的著作家中有誰能極有系統地和他一樣實行蘇格拉底的自知 (Know thyself) 真諦。大凡最不自私的人，必定是最自負而最明白自己的。他的種種自白非常適合人們的心理和形成無上的價值；因爲那些資料都能獲中我們的心理，更能直達澈底的真實——人類靈魂之祕密。從孩提時代起，託爾斯泰便持恆作日記。他的日記一直做了六十五年，其中僅因從事偉大的著述而稍稍間斷，後來出版印行，成四十四巨冊。託爾斯泰畢生的心血，均收集於此，用大學教授柏魯克乃 (Professor Brückner) 的形容辭來說，「這是在任何語言中最可紀念的自傳。」

託爾斯泰起先專記他幼年時所遭逢的大事，並未涉及他的著作事業。他對於一切事實有很乖戾混雜的設想，他所形容他母親的死狀，實非他親目所覩。他並沒有說明他父親的死，只告訴我們他父親的第二次結婚未曾正式成立。他沒有提及他的姨母泰希安娜，她是看護他的安琪兒。孩提時代雖則有些事實

模糊不清，但卻驚人地產生了有道德而有精神的環境，託爾斯泰就在此中度過他的幼年。歐登立夫是幼年託爾斯泰的整個縮影。幼年託爾斯泰已具有人類之父的風範，書中表明他老成持重，謙讓好禮，以及胸無城府——更表明他雖在幼小時代，腦中已存有豐富的宗教觀念；而且他又表明一切自傳者所不能指出的事情——怎樣他幼時所受的因素，蔓延了他的不妥協的個人主義，和播下了無政府主義的種子，成爲他思想上最傑出的表現。

利奧·尼古拉依維區·託爾斯泰生於一八二八年，比和他齊名的屠金納夫（Turgenev）晚十年，地在道拉省（Toula）。道拉位於麥司考（Moscow）的格蘭陶（Grand-Duchy）中部，是俄羅斯農林帶和森林帶兩大天然區域的疆界，曾經有一次用作防禦韃靼人的侵略。其他有利勞飽劉（Leroy Beaulieu）的特點，芬蘭人，韃靼人，波蘭人，猶太人，甚至小俄羅斯人（Little Russians）均在該省絕跡，並且是舊俄羅斯的要塞。我們在許多俄羅斯作家中，覺得有一種啞謎，就是他們多數含有異種的原質，普希金（Pushkin）有黑人的血在他的血管裏，屠金納夫是韃靼人的苗裔，康太梅（Kantemir）和喀蘭姆新（Karamzine）有土耳其，羅馬尼亞和希臘的原質在他們的組織裏。獨有託爾斯泰沒有這種混合物，他是一個純粹的俄羅斯人。當他成年時，俄羅斯的作家有兩種派別：斯拉維保守派（Conservative Slavaphils），或稱國家主義派（Nationalists），和紫白尼基自由派（Liberal Zapadniki），或稱西方派（Westerners）。託爾斯泰真誠地傾向於年老的俄羅斯人及斯拉維派。當一九〇五年我去拜訪他的那一次，我記得他最後對我說的

話：「如果你想澈底地了解俄羅斯，你必須讀我們偉大的斯拉維派的著作。」

我們再看託爾斯泰是生在一個村莊裏的，離開最近的城鎮也得有許多里的距離。他得了多量新鮮活潑和樸實的大自然享受，要是他在城市中是無從得到的，而且他更得到極大的收穫——即是他哲學的最初基礎。好像羅斯金（Ruskin）一般，他認為現代實業和科學的整個進步，實是一種痛苦的表現，他所見到的只是農村鬧飢荒。他度着鄉村的生活，又時常在大自然中流連，養成了健康的體魄和快活的生命。因為進化和城市生活有密切的關連，所以進化被託爾斯泰目為一種疾患。

我們再注意託爾斯泰是生在富貴之家，世襲着一所華貴的住宅，八十年來他都住在夏斯拉夏·鮑斐安拉（Yasnaya Polyana），雖當他風雨般的少年時代，這流浪在外的子弟尙數番回轉他祖遺的故居來，夏斯拉夏·鮑斐安拉的和託爾斯泰，好似威麥（Weimar）的和哥德，或是愛堡次福特（Abbotsford）的和王爾德爵士（Sir Walter Scott）。當俄羅斯內亂的黑暗時期，夏斯拉夏·鮑斐安拉成爲傳遞全世界各部消息的中心點，和他名字所含的意義，「光明之地在黑暗的週圍裏」正相符合。

一落地託爾斯泰就是屬於俄羅斯社會的上層階級，族中的祖先便是彼得·託爾斯泰（Peter Tolstoy）是彼得大帝朝臣中的一員，做過君士坦丁的欽差大臣，欽賜伯爵，這是那時從德國輸入的流行尊號。可是後來失了皇上的寵幸，一切官職、爵位和產業均被褫奪，充軍到北海（Arctic Sea），便死在蘇羅凡（Solovetz）寺院裏。



到了他的曾孫意大利斯伯爵 (Count Elias Tolstoy) —— 託爾斯泰的祖父，才恢復了爵位。他娶高及郭夫公主 (Princess Gortschakof) 爲妻，合家在喀桑 (Kazan) 省佔很大的勢力，寬宏大量地任意揮霍，終於目覩他自己破產。他便是戰爭與和平裏大羅斯託夫的原型。他的兒子尼哥拉斯 (Nicholas Tolstoy) 曾服役拿破崙戰事，聽說當他未入軍隊之時，只有十六歲，他的父母就讓他與一個農家女子私通——這種結合在青年人無非是要滿足他生理上的需要。因此卻產下了一個孩子，託爾斯泰對此事有驚異感觸的記載：「我的這位哥哥，淪入了孤苦，並且和我非常相似，時常向我們求助，我們給他十個或十五個盧布，也會申謝的。」這種事實我們應當將牠記住，於是可以明白託爾斯泰自小至成人的環境是怎麼一種情形。

—— (阿爾麥·毛特，第一卷 [Aymer Maude, I.] )

拿破崙戰事之後，尼古拉斯從軍回來，得了陸軍上校的官銜，他鬧着虧空，並且要供給他的母親和族兄，他竭力補救家族的運命，好似小羅斯託夫在戰爭與和平裏的情形一般，他和富有，平庸，而中年的瑪麗·福康斯凱公主 (Princess Marie Volkonsky) 結了婚，公主的母親，是德勞白絲哥夫公主 (Princess Troubetskof)，公主的父親，是喀拾令大帝 (Catherine the Great) 時的大元帥。他是一個強幹而有魄力的男子，便是戰爭與和平裏的鮑空斯凱王子 (Prince Bolkonsky)。因爲瑪麗公主的原故，夏斯拉夏·鮑婁安拉的產業才歸還給託爾斯泰的家族。

託爾斯泰因此和俄羅斯帝國的權貴是很有往來的。這時他家實已中落，所以利奧·尼古拉依維區

只沿襲了爵位的利益，並未受到鉅大財產的遺毒和誘惑。在晚年他雖然決然放棄了一切城堡的特有權，甚至把爵位也捨去，可是無疑地以他與衆不同的地位，飽經人生超越的環境，養成了他自立的堅決意志，擁有豐裕的經驗和高尙的教育，在社會上仍然站在超然的地位。

我們不要忘記，關於他家庭中，尙有一段參預政變的軼聞，他的母親曾參加十二月亂事之謀。（譯者按：一八二五年十二月，俄羅斯皇帝尼古拉斯第一世卽位之際；反對黨陰謀暴動，釀成亂事。）後代子孫，對於此事，深記未忘。

俄羅斯鄉村裏貴族的生活，當奴隸制極盛行時的情形，使我們殊難深信。我們好似已經看到退化至中世紀史乘以前的情形。鄉村中的貴族好似家長般的君主，對他的奴隸，擁有莫大的威權，聽憑自己的意志，行使嚴厲或寬宏的專制權衡。要是這主子是一個善人，生活委實和原始時代一樣的簡單，隸屬於他的農戶們，也遠勝於現在資本主義時期的工人多多。在託爾斯泰家裏，全家和三十個農奴間的感情非常融合，在孩提時代裏，有一個農奴竟被選爲最美麗的角色。

俄羅斯的家庭，在族長制生活情形之下，有些擁着他的產業至兩三世紀都不變動，這必是一種有特殊的諂媚魔力，以及是一種功勳極大的人物，才沒有別的人敢去謀奪他。貴族的采地中，自有特殊的威權，因此族中的感情，逐漸的增加，勝於法蘭西的貴族，也勝於英格蘭的貴族。所以託爾斯泰的著作中，充滿了貴族家庭的逸聞。戰爭與和平和安娜喀倫妮娜都是大規模地描寫他家族的歷史，所有羅斯託夫，福康斯

凱和婁虔的境遇，均詳盡無遺。

在另一方面說起來，這種獨立而各自為政的家族生活，在那時未解放的時代，實使政治意味上不息地產生了陰乾證。一個普通的貴族，除出盡了納稅的義務之外，就擁有極大的應得權利。貴族的采地，真好比是國家中的一個國家，俄羅斯有一句俗語說得好：「高高者天，遙遙者皇」(Do Boga visko, do Tsaria datioko)。貴族們自成一派地住在采地裏，對於皇室絕不問問，這種政治上的孤獨和自裁，是一種主要的因素，使託爾斯泰以及俄羅斯許多作家，傾向無政府主義一方面去。

雖然早失怙恃，未親雙親的教誨，但是託爾斯泰仍不息地發展他固有的特質。他的母親，是一個貴族婦人，天性很富感情，在孩提時代裏，託爾斯泰把她生前的行狀完全記敘出來。當他僅逾一週歲時，她便死了。他的父親，是一個英俊而自傲的人物，專心致力於功名，和他的妻只不過度了六年的生活。這個小孩子到了八歲已成了孤兒，一切都靠着他親屬照顧他了。

此中有兩位站在關切的地位，並且在託爾斯泰的理智發展上，都有莫大的影響：即是他的姑母亞力山大·意利夏·奧斯登伯爵夫人 (Countess Alexandra Ilynisha Osten-Sacken) (見註) 和遠族姑母泰希安娜亞力山屈芙娜·歐戈爾斯凱 (Tatiana Alexandrova Ergolsky)。

(註) 此姑母與另一姑母亞力山大為二人，另一即亞力山大·歐·託爾斯泰伯爵夫人 (Countess Alexandra A. Tolstoy)，是一個宮中的侍女。託爾斯泰和這位女郎，有一封很有趣的通信，曾公諸於世。可參看由納爾生 (Mesara Nolson) 出版的遺作。

他的姑母亞力山大是一個聖徒，無疑地是她播下了宗教的種子，五十年後結出了果實，託爾斯泰給我們下面一段關於她的記載——

「我的姑母，是一個篤信宗教的婦人。她所歡迎的任務，便是讀聖徒言行錄，和香客們，年老的信徒，和尚及尼姑交往，有的常住在我們家裏，有的不過偶然來拜訪我的姑母……她不僅崇奉宗教，並且實行真正的教中生活，時常斷食，祈禱，以及和有聖徒言行的人物交際，不單是盡力做公益，而且不留餘地的幫助人家，她身邊時常沒有錢，因為她的錢統統佈施那班向她求助的人了。一個僕人告訴我，當他們在莫斯科的時候，我的姑母赴朝會去，總是足趾觸着地輕輕地在睡着的女僕身旁走過，她並且常常代女僕去工作一切。她的衣食都是很樸實而簡單，我覺得說起來很慚愧，當我小的時候，曾記得她因為對於服裝忽略的原故，身上發出一種特殊的酸味——但當她用美麗的眼睛來讀及抄法蘭西散文的時候，卻是嫺雅而富詩意的愛蘭仙子(Aline)。她會玩箜篌，在盛大的跳舞會常得到盛譽。我記得她是怎樣地富於感情，對於許多地位重要的男人和女人，以及尼姑和香客們，態度沒有兩樣的。」

遠族姑母泰希安娜的感化，比較更深切而無微不至。她是一個遠房的本家，幼小便沒了父母，照俄羅斯的習俗，託爾斯泰的祖父，便收了她做螟蛉，好似蘇妮亞在戰爭與和平裏的情形一樣。她具有出衆的風

姿，真是一位再美麗不過的人物。她是尼古拉斯伯爵的第一位愛人，他向她求婚，可是結果和蘇妮亞在戰爭與和平裏一般，泰希安娜犧牲了自己，勸她的愛人爲挽救家族的命運起見，和富有的瑪麗·福康斯凱公主結婚。伯爵夫人去世六年之後，伯爵重申前意，向她求婚，並求她做他的孩子們的母親。託爾斯泰告訴我們：「她的情願她和伯爵在家族中無瑕而富詩意的關係犧牲了，拒絕了前者，但實踐伯爵第二項的要求。」另一姑母是孤兒們法律上的保障者；姑母泰希安娜卻成爲看護他們的安琪兒了。

「她蓬鬆的黑髮結成的粗辮，黑玉般的眼珠，和苗條的姿態，具有莫大的吸引力。我記得她年紀過了四十歲，還是和年青人一般美麗。我最愛戀她的眼睛，她的淺笑，和露出細筋灰黑肥滿的小手。

「我們有兩位姑母和一位祖母。她們對我們的權力都比泰希安娜亞力山大屈芙娜大得多，我們稱泰希安娜爲姑母，不過照輩份的關係，（因爲我們的親戚關係實在太遠，使我竟記不清是那一方）可是扶養我們諸人中，她的愛護卻佔第一席，（彷彿菩提對待身經創傷的小鳥一般）我們只感激她的恩惠深重。

「我對她特別的親愛。

「我記得有一次，那時我大約有五歲，我在畫圖室裏隱伏在她坐的沙發背後，她不在意地用手來觸我。我捉住了牠，隨即吻着牠，並且喊出我對她親愛的呼聲……

「姑母泰希安娜對我的生，具莫大的勢力。從很早的幼兒時代起，她授予我愛的精神愉快，她啓

示我這種快樂，並不是言語之中表示，不過把她整個的愛情，充滿了我一身。我看得出，我也感覺到，她是怎樣愉快地施着愛，我懂得愛的愉快。這是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她養成了我無憂的，清靜的快樂生活。」

託爾斯泰是四個弟兄中最小的一個，他的三個哥哥都顯出固有獨立的氣概，可是他們都因未受良好的訓練，終於不幸地失敗了。三個人都是善於交際的，託爾斯泰的第二個哥哥後述士 (Sergius) 專愛在齊泊賽女子中廝混，把她們帶到夏斯拉夏鮑婁安拉來，最後而且和其中一個結了婚。他的長兄尼古拉斯，直是一個可驚的怪物，自進軍隊，在高加索不住的酗酒，凱旋之後，他也沒有得到貴職，就此死了。他的第三個哥哥狄米屈離，也歡喜縱飲，和一個妓女結了婚，兩人都是潦倒而死，大部分由於放蕩荒淫的結果。在安娜·喀倫妮娜裏，在婁虔哥哥的性格中，託爾斯泰盡量把尼古拉斯和狄米屈離生平的歷史和性格綜合地描摹出來。他對於長兄，無疑地極表示同情，因為他是託爾斯泰家裏的一個私生子，被拒於族中，使他因此潦倒。

託爾斯泰在諸兒中得到了高尚的教養。他先在德籍和法籍的家庭教師處受教育，所以他不曾習染不良習氣，保存着貴族固有的美質，好像是一個英國公立學校的學生。和俄羅斯同等階級中許多人一樣，託爾斯泰很早已成爲一個精通數國文字的人。他對英文的運用不十分自如，但他的德文非常超越秀美，法文亦甚流利，這可以在他用這種文字寫給他姑母的信中證明。直到最近一世紀，在亞力山大三世的國

家主義膨脹之下，世家的交際仍是以法文為主體。就是當一八一二年的愛國戰事時，對法國的嫌惡已達到了極點，貴族間談話仍用着他們侵略者的語言。託爾斯泰根據歷史上沿留的習俗，在戰爭與和平的開始數節中，充滿了法國的環境；最奇怪的是像康斯坦司賈乃德（Mrs. Constance Garnett）那樣優秀的一位譯者，竟會把他的真義埋沒，以致失去原有的精神。

從幼年時代回憶（Recollections of Childhood）裏，我們可以搜集許多關於他做孩子時不能釋然的印象，雖則託爾斯泰自己曾經告訴我們，此中所描摹的，並不可靠；雖則他說在孩提時代中他敘述他自己，固有躍躍欲出之概，可是實際的他並不如此。

有一章論及俄羅斯生活的一段希奇情形——記拜訪時常光顧託爾斯泰祖屋的朝香者以及衰疲的乞丐們：

「格里昔從什麼地方來此？什麼人是他的父母？怎樣他會選中了朝香的生活？那些事情沒有人知道。我單知道他打從十五歲起已是一個篤信聖教的愚人，在熱天和冷天他老是赤着腳行路，去朝拜那些寺院，幻想出種種奇跡，並且念着似講道般的神怪語言……

「光陰如流水般逝去，許多過去的紀念在我都漸漸消失，存下的只是陰闇的回憶，朝香者格里昔是早已結束了他最後的巡禮，可是他給我的印象，以及他喚起我的感覺，在我的記憶力中永遠不會磨滅。」——（孩提時代，溫納翻譯本，〔Wiener's translation〕第四十七頁。）

託爾斯泰那裏會逆料到，當一八五三年他在寫這幾行的時候，不過一世紀之四分之一年後，他自己也和克里昔一般，提着朝香者的杖子，混入寺院裏和乞丐們一同睡眠，再半世紀之後，一處大草原裏的一個荒蕪的道院竟作了他的爲長眠之所。

其次使他不能消滅的印象，便是他幼年時許多幽暗的死影。死的事實是託爾斯泰作品中穿插之一，好似西門公爵（Duke of Saint-Simon）一般，他是一位無上的死幕畫家。我們僅須參考三死者（Three Deaths）原意，那老王子安德爾（Prince Andre）的死，和戰爭與和平裏的勃曹霍夫伯爵之死，安娜·喀倫妮娜中婁虔的哥哥之死，以及伊萬愛立夫之死，便可以了然了。

我們可以描摹出一個強壯的，康健的，粗暴的，外表不揚的小孩子，厚厚的嘴唇，一具扁而闊的鼻子，醜野醜陋的面孔，一生都是這個樣兒。可是這粗鄙的現象漸漸地消失，當他的天才炫耀出一種精神上美麗的光輝來，小小斑白的眼珠，嚴厲的一瞥，不單是窺盡了人們的痛苦，並且洞察到人類內心的隱秘。他的醜陋，少時受了許多痛苦，下面幾行是他在孩提時代裏記載他的所受：

「我很自知我平庸得很，因此每次想到我的面貌，總使我受痛苦……失望的時光，漸漸地光臨到我，我理想一個人要是有了這們一具廣鼻，這樣厚的嘴唇，這樣小的斑白眼珠，和我一樣，活在地球上，真沒有生趣。我央求上帝顯一會神聖，把我變成一個美麗的孩子。我要有了一個美麗的面貌，我都好了，我要永遠的擁有。」



這小孩子雖則並不燦爛，卻是很聰慧，和有夙慧般的思考，善於抽象地潛想。他很古怪和不寧靜，暴躁和激昂，驕傲而喜怒無常，寡言而害羞，害羞的原因多半由於面貌不揚所致。

一八四三年託爾斯泰的家庭遷移到伏爾加流域邊古時爲韃靼城的喀桑省去，那是他的一個姑母家裏，是他法律保護人之一。託爾斯泰被錄取爲大學的學生，因爲性情相近的關係，他立即加入了東方語言學會。託爾斯泰有一種特賦接近東方精神的天才。在晚年，和他同時代的人物不息地遷移到西方去，託爾斯泰卻常常搬到東方去，他慣於和大草原中柏凱司 (Baichins) 半蠻族以及開夷士 (Kirghis) 部落居住一起。他在歐洲俄羅斯的東部疆界購置了產業。不論是由於他和東方交往發展他對樸素的愛好，或是他本性愛好樸素吸引他到東方去，有一件事是無疑的——就是託爾斯泰在西方的勢力總不及和他同時代的人。尤其在他晚年，他的精神似乎逐漸向東方推移，在東方稱道他的比較西方爲多，尤其在遠東的巴勒士登 (Palastine)。他的基督信仰漸漸地不專，最後他竟同情於印度和中國宗教的論調。

託爾斯泰是一個放任的學生——和我們所料想一個有天才的人一樣，雖然「從那異常粗魯和害羞中鑒別出來，遠遜於婦女所愛的人。」他說他不慣於社交的生活，我們要談到他的玩球，化裝和演劇，總比大學裏的同輩專心得多。

他自以爲一個翩翩少年和了不起的人物。當他十九歲時，他開始去尋花問柳，這時在他的日記中每天記載他對婦人的意見，和他八十年中昭示給大衆的頗屬一致。